



一场离奇诡谲的未解谜案，一个万劫不复的夺命深渊。



# 逃往 单行道

朱琨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逃 往 单行道

朱琨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往单行道 / 朱琨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2

ISBN 978-7-5502-8989-5

I. ①逃… II. ①朱…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4984号

## 逃往单行道

作者: 朱 琨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刘京华 夏应鹏  
特约监制: 黎 靖  
策划编辑: 扈 晓 李 娜  
IP 运营: 覃诗斯  
封面设计: 郑金将  
版式设计: 朱明月  
营销统筹: 章艳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4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8印张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989-5

定价: 39.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逃往单行道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7

第三章 / 033

第四章 / 048

第五章 / 064

第六章 / 082

第七章 / 098

第八章 / 114

第九章 / 130



逃往单行道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	144
第十一章	/	160
第十二章	/	176
第十三章	/	191
第十四章	/	206
第十五章	/	222
第十六章	/	237
第十七章	/	252
番外	/	269

## 第一章

### 1

接到医院急诊科来电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郭伟刚才喝干一整壶浓浓的乌龙茶。他一边回想着绵厚悠长的茶香，一边望着面前空白的结案报告发呆。此时，整个桥南分局刑警队办公室里只有墙上的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放下电话，郭伟刚出了会儿神，然后把修长的手机放在掌中把玩，踌躇了好一会儿才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号码。

“在哪儿？”郭伟刚沙哑的嗓音厚重地回荡在空旷的房间里，透过电话变成电磁波敲打着对方的耳鼓。手机那端依旧是那个懒洋洋的声音：“怎么了？”

“有线索吗？”说这话的时候，郭伟刚下意识地抬起头左右打量，很小心地扫视着周遭的动静。看得出，他是不想被人听到自己正在进行的事情。

“你有？”

“那个……”郭伟刚犹豫片刻，慢悠悠地说道，“我刚接到老孔的电话，说他们医院急诊科十五分钟前收了一个遇到车祸的病人，中年男性，很像是要找的人。”

“苗杰？”电话里的声音明显提高了。

“应该是，之前给老孔他们看过照片。”

“他有生命危险吗？”

“还在抢救，不过老孔说伤势挺严重的。”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语气忽然变得凌厉起来：“一定不能让他死掉，我有话要问他。现在最重要的线索都在他身上，可关系着五条人命啊！”

郭伟刚苦笑一声说：“你以为咱俩说了算吗？”

“我马上过去，你呢？”

“我得写个报告，一会儿吧，你就说是——”郭伟刚想了想，正琢磨着给他安排个什么样的身份合适时，对方已经等不及了，刚才还如附骨之疽般的懒散竟霍然间一扫而空：“我就说是他大舅子，你快点儿吧！”

挂了电话，郭伟刚把茶底一口喝干，提起笔来总有点儿心神不宁。这时老孔又来电话了，说病人伤得太重，恐怕无力回天。

“他还活着吗？”郭伟刚对着手机大声喊着。

“活着呢。”听得出医院很乱，老孔必须声嘶力竭地大声吼才能让郭伟刚听清楚，“给他打了一针，估计还能支撑个十分钟八分钟的，你要是来晚了真就见不着了。”

郭伟刚心头一乱，心想这下麻烦了，估计自己离医院更近一点儿。想到这儿，他对老孔道：“想办法坚持一会儿，我马上过去！”

说完，他扔下笔，拿起车钥匙和手机就往外走，甚至没和迎面碰上的同事说上一句话。

郭伟刚正手忙脚乱地发动汽车的时候，队长赵承民从对面办公室走了出来：“小郭，你干什么去，邹氏兄弟那个案子的报告写好了没？”

“没，我晚一点儿给你。”

“我问你干什么去？”赵承民警惕地走到车前，狐疑地打量着满头大汗的郭伟刚。

虽然正值深秋，可郭伟刚仍旧能感觉到一阵阵从心底发出的燥热。他干脆拧灭了火，跳下车解释清楚：“‘五一九’案的嫌疑人出车祸了，我去瞅瞅。”

“这案子不是已经交给重案组了吗？”别看赵承民个头不高，可眼神犀利得绝对能看得人浑身发毛。如今郭伟刚就有这种感觉，再加上心里本来就就有鬼，让他更加不敢直视赵承民的眼神。

“对，不过……”

“不过个屁，回去写你的报告。”赵承民不耐烦地揉了揉郭伟刚一下，“‘五一九’密室杀人案已经案发几个月了，和你还有半毛钱关系？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郭伟刚看看时间，已经和赵承民磨叽了整整五分钟，要是嫌疑人真死了，恐怕这段时间的工作就白做了，也没法儿和孙诤交代。想到这儿，他趁赵承民没注意，一个箭步蹿上汽车，边发动引擎边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赵队长，我真得去一趟，回来再和你解释啊。”言毕也不等赵承民回答，箭一般地开着车驰离了公安局大院。

“你可千万给我坚持住啊……”车里的冷气已经开到了最大，可依旧不能阻止郭伟刚额头上如雨的汗水。他焦躁地望着路上堵得如长龙一般的汽车，还没忘记打电话督促电话那头的李伟：“你快点儿吧，我堵在长虹桥头了。”

“我也在解放路堵着呢！”无论多么着急，李伟永远是那副急徐有秩的面孔和不紧不慢的声音。虽然他最初接受郭伟刚委托时的那种散漫已经消失，可在郭伟刚看来他还是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李伟又慢悠悠地说：“现在六点二十五，正是下班高峰。”

“怕他坚持不住了！”

电话那头，李伟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告诉郭伟刚他把车扔到路边比萨店门口了，让郭伟刚过去处理一下。

“那你呢？”郭伟刚显然还没明白李伟的意思，可那边李伟已经挂掉了电话。郭伟刚只得咒骂着把车转了个一百八十度，耳边轰鸣着身后排山倒海般的汽车喇叭声。

李伟准是从解放路跑步前往市人民医院了，这两个地方平素就是开车



也要近二十分钟。

完了，这下没救了！

郭伟刚绝望地长叹一声，开着自己这辆半新不旧的捷达轿车来到解放路步行街口，果真在长龙般蜿蜒的车队里看见李伟的那辆半横在人行道上的白色长城 H6。那辆车的后面有一个叫作“西里兰”的比萨店，正好被它堵住了小半个店门。

“西里兰”的店主是个近四十岁的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和郭伟刚的粤语水平差不多，所以两个人闹了个满拧，几乎是面对面激昂亢奋地各说各话，看得出对方也没把他的警察身份看在眼里。最后还是一个本地店员出来解的围，而郭伟刚则掏出一百块钱订了份意式果蔬肉丸比萨，说一会儿回来取。

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车也停到“H6”旁边，郭伟刚又顶着余阳酷暑，汗流浹背地跑到第一医院时已足足用去了半个小时。站在急诊室门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郭伟刚感觉自己累得就像条狗，他呼哧呼哧地喘了半天粗气才跌跌撞撞地走进大门。

进去之后，正入他眼帘的是李伟修长的身形和眉梢微蹙的面孔，还有一支永远离不开嘴的香烟。见他进来，李伟把烟顺手丢到地上，还用脚踩了一下，径直走了过来。郭伟刚虽然对他依旧如此不拘小节有些不满，却也不好意思在此时发作：“苗杰怎么样了？”

“死了。”

郭伟刚叹了口气，拉着李伟穿过混浊的空气来到院里：“你见到老孔了吗？”

“我不认识谁是老孔，不过那人死的时候两个医生都在现场。”

“你来的时候苗杰还没死？”郭伟刚惊讶地问道。

“是啊！”李伟又摸出烟盒点烟。这家伙抽的香烟二十年来鲜有变化，五块钱一盒的红梅，从郭伟刚认识他到现在只涨了一块钱。

“我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伤势太重。”李伟停顿了一下，继续道，“肇事方是辆‘皮卡’，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逃逸。”

“苗杰说什么没有？”

李伟没有回答郭伟刚的话，却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摸了两把，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郭伟刚道：“这是从苗杰身上找到的，和驾驶证放在一块儿。”

郭伟刚接过名片后才知道，他们这段时间一直暗地调查的人竟然还兼任另外一个讨债公司的职务。

“苗杰当时已经进入恍惚状态了，大夫们一直给他做急救，他看到我好像知道我的身份似的，忽然拉住我的手，很艰难地说了四个字，然后就——”李伟吸了口烟，故意没说后面的话。

郭伟刚紧紧地盯着他略显疲惫的双眼，正以为他要说出苗杰的遗言时，却听到他把话题转了个方向：“这里没咱们的事了，换个地方聊吧。”

“去哪儿？”

“去解放路那个比萨店，我的车钥匙还在那个广东老板手里。”李伟说着转身从急诊室门口的角落里拎出块滑板来，“给你打完电话，我正准备开跑，就看见送比萨的小姐们都滑着这东西送餐，我就从老板手里借了一个。要不然估计还真赶不上苗杰咽最后一口气了。”

“他到底说什么了？”想到这几个月来辛苦调查的线索汇聚于此，郭伟刚的心情还真有些紧张，一瞬间那命案的五个阴魂仿佛头顶的密云般氤氲在他的周围，他甚至听到耳畔隐隐传来微微的叹息声和连声的催促：“快说呀！快说呀！”

李伟叹了口气，静静地望着郭伟刚：“别急，一会儿再说。待会儿有熟人要来，看到咱们恐怕不太好。”

经他这么一提醒，郭伟刚才想到前一阵子他俩分别用不同的身份套过苗杰朋友的话，这时候若真被识破了果真不美，便依着他来到医院门前打了个车返回解放路。

颠簸的汽车里，郭伟刚拿起手机给孙吟发了条微信，把今天的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这时候他才意识到眼下所发生的一切仍旧是“五一九”密室杀人案的延续，也是将孙吟和自己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

如果没有那个离奇诡谲的“五一九”密室杀人案，自己自然不会认识孙诤，也不会受她委托找李伟做调查，更不会有今天在这里遇到苗杰遭遇车祸的事。想到这里，郭伟刚突然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冷战：“你说苗杰这事真是车祸？”

李伟转过头，很阴郁的面孔上写满了鄙夷：“亏你还是个警察，这么明显的杀人灭口还看不出来？”

“杀人灭口？”郭伟刚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正在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深渊的开始就是那个奇怪至极的五·一九密室杀人案。

## 2

每年夏天夜市的生意都出奇地好，从擦黑到第二天凌晨，络绎不绝的人群都会带着暑意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打发在啤酒和烧烤上。来塞北市，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拒绝这种最原始却也最简单美味的烹饪方式，所有的食材都能拿来烤，不仅包括各种蔬菜，还有海鲜，如皮皮虾、蛭子、带子、目鱼、龙虱，甚至是龙虾，以及经典的牛羊鸡肉、馒头、包子、糯米团子……也正是烧烤的存在，才让塞北市九百六十余万人的口味少有地一致起来。

父亲去世一周以后，孙诤第一次走出家门。临行前，她刻意让钟点工宋姨多留一会儿，在家帮她照顾继母林秀玫，自己则拿了提包和手机打车到吉安里夜市，在缭绕的烟雾中找到了郭伟刚，和他同桌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

其实孙诤和郭伟刚也不太熟，满打满算认识不过一个星期。父亲被杀的那天，就是这个警察带人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郭伟刚身材很魁梧，又高又胖，三十多岁的他是桥南区刑警队的元老，脸皮白白净净的，说话时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儿。人虽然长得普通，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到家里做笔录的时候跟着孙诤里里外外查个了遍，开始她还以为他是做事认真，

后来才知道是另有所图。

话又说回来，郭伟刚人其实还不错，这几天帮了她不少忙。所以当孙吟提出那个要求的时候，郭伟刚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只是对面那个男人让孙吟有点儿不太放心，难道他就是郭伟刚口中的老前辈？

说是前辈，其实这人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也许还不到，但面相显老，人长得挺黑。头发蓬松凌乱，显然没怎么梳理过。胡子倒是刚刚刮过，可不知是不是刮胡刀有问题，青愣愣的下巴上长一根短一根的胡楂儿愈发衬托得这人又老又愣，甚至愣得有些刺眼。他的眼光略显疲惫，似乎昨天熬了半宿，精气神儿蔫巴巴的。他眯缝着一对细长的眼睛，不知道是发困，还是瞧不起周围任何人的藐视样儿。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哥伦比亚T恤套在身上显得又肥又大，他正叼着烟低头划拉着手中的iPhone 5s手机出神。

“小吟，在这边。”郭伟刚热情地招呼孙吟坐下，顺手拎过桌上的可乐给孙吟满上，边倒边笑道，“来得挺快，还以为你要等一会儿才能到呢。”

“还行，没堵车。”孙吟左右瞅了几眼，看对面的男人依旧低头玩着手机，好像没有想和她打招呼的意思，不禁心中有些懊恼又有些后悔，她又小心地瞄了对方一眼，发现他似乎是在刷微信的朋友圈。他不是郭伟刚找来解决问题的吗？怎么这么没礼貌？孙吟皱起了眉头。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李伟，咱们原桥南刑警队的队长。”郭伟刚悄悄地拉了李伟一把，意思是让他放下手机和孙吟打个招呼，却没瞞过孙吟的眼睛。李伟懒散地放下手机，很不情愿地冲孙吟点了点头，说话和人一样显然毫无生气：“我之前在刑警队工作，后来让公安系统除名了，干了一天协警没干下去，现在咱们市城投公司干外勤。”他用标准的塞北市普通话黏糊糊地介绍完情况，好像想不出再该说点儿什么，干脆拿起杯子喝水，明显在掩饰自己的尴尬。

孙吟叹了口气，用求助的眼光望着郭伟刚，踌躇道：“你给李警官介绍情况了吗？”可她话音还没落下，李伟已不待郭伟刚回答就抢过了话头：“别叫我李警官，我好几年不干警察了。你就叫我李伟吧，这名字简单好记。”

“还没呢，我现在说。”郭伟刚清了清嗓子，招呼老板上烤串，然后才对李伟笑道，“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把你叫出来一是想和你坐坐，二呢，也想和你聊聊。对了，这位是我刚和你说过的朋友孙吟。”

“你好。”打过招呼后，李伟又拿起了手机，只是这次没好意思看。就见郭伟刚舔了舔嘴唇，说道：“有个事不知道你听说没有，上星期咱们市发生了一件大案子。”

“什么案子？”说起刑事案件，李伟的兴趣明显被提了起来。郭伟刚点了点桌子，继续说：“这事今天说就说了，因为不说的话没法儿进行下面的工作，但你千万记得要保密。因为现在案子已经转到重案组了，我们刑警队都管不着。”

“有这么严重？”李伟放下手机，又重新点了支烟。孙吟这时候才看出点儿眉目，心想就冲着这人对案件侦破的兴趣，也许郭伟刚还真没找错人呢？然后就听郭伟刚说道：“今天是五月二十六日，距离案件发生正好一个星期。案发地点就在开发区北恒山路和南衡山路交叉路口的嘉诚大厦D座十层。当时110接到报案说有命案发生，我们队就接警去处理了，到了现场我才知道是四条人命。”

“四条？”李伟显然也被这少见的多人命案震住了。郭伟刚显然对他的反应感到满意，说道：“没错，四个中年男人在一张麻将桌上被杀，死亡原因都是被利刃割喉。但问题是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份打印并签名的遗书，遗书是其中一个叫孙杓霖的男人留下的，他说其他三人都是他杀死的。原因是他欠他们的钱，因债务纠纷而生出杀机。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一把沾满血和孙杓霖指纹的匕首。”

“孙杓霖是杀人后畏罪自杀吗？”李伟刚说到这儿，对面的孙吟就按捺不住地爆发了。一周以来她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压力和悲伤在一瞬间混杂在一起，没头没脑地砸向李伟：“我爸不可能自杀，公司只有不到一百万的债务怎么可能把他压垮？二十年前我们家欠的钱可比这个多，我怎么没见他那时候气馁过？”

孙吟高亢的声音把周围好奇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李伟这时候才显得有些惭愧：“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就是你父亲……”孙吟宣泄完胸中的苦闷，立时感觉自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一丝力气也没有了。而她对李伟的失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不是看在郭伟刚为这件案子跑前跑后的分儿上，她真不想如此虚与委蛇，很想干脆一走了之。

“没事，没事。”危急时刻还是郭伟刚出面调停，“不知者不怪。我们继续说案情吧。”

“我告诉你，李哥，这事是不是自杀，现在还真说不清楚。”说到这里他恐怕孙吟误会，刻意解释道，“因为案发现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虽然证据显示像是自杀，但疑点非常多。”

“有什么疑点？说来听听。”李伟似乎很享受对方向自己陈述案情的过程，甚至有些怡然自得的样子。孙吟在一旁则低着头，心想自己真不该让郭伟刚把这个人找出来。郭伟刚的声音则继续回荡在她的耳边：“局里对是否自杀也拿捏不准，据说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想来不日就能破案。”

“这样啊。那也好，我们就等好消息吧。”李伟随手扔下烟头，拿起扎啤杯嘬了口啤酒，“相信你父亲一定能够沉冤得雪，我们也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给你一个公道的交代。如果他不是自杀，犯罪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最后这句话李伟想必是在安慰孙吟，可听上去总有些不伦不类，孙吟甚至又开始打退堂鼓，琢磨着顺着他的话说上几句离开算了。

关键时候还是郭伟刚出面打破了沉闷尴尬的气氛，他端起酒来和李伟碰了一杯，笑咪咪地制止道：“你丫怎么这么不上道，说着说着还唱起高调来了？案情我还没介绍完呢，怎么着，你现在就想开溜？”

李伟嘿嘿一笑，似笑非笑地望了孙吟一眼，说道：“和你们开玩笑呢，你继续说吧。”

郭伟刚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介绍起案情来：“现在重案组已经开始做这四个被害人的背景调查了，是不是自杀到时候就知道了。”

“做背景调查的同时还应该对被害人的人际关系网梳理一下，重点找

出他们之间的交叉，我感觉这工作早做比晚做好。另外还要看看他死了之后的既得利益者们有没有不在现场的直接证据……”李伟品着杯中的冰啤酒，慢条斯理地说。可对面的郭伟刚却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得了，今天找您来可不是安排工作的，这事不归咱哥们儿管。”

“闲聊嘛，和工作无关。”话是这么说，可孙诤还是看得出来李伟说起案件时那种转瞬即逝的兴奋和对郭伟刚最后这句话所表现的失望，她开始隐隐觉得这个人也许真能解开父亲背后那庞杂纷繁的谜团。随后就听郭伟刚问道：“你是不是这几年没案子破憋得厉害啊？”

“废话！”李伟冷哼一声，从桌上抓了把盐水煮花生吃，郭伟刚凑趣地从他手里取了两颗，说：“所以我今天来才有好事找你。”

“什么事？”见不讨论案情，李伟又开始变得懒洋洋起来。郭伟刚认真地把头往前探了探，说道：“我有个委托人，想托我私下认真了解一下孙杲霖的情况，因为这个人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就是要得到他杀的关键证据。”说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看了孙诤一眼，继续道，“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最合适，所以这工作就想交给你来完成，毕竟你曾经也是个刑警嘛。当然不会让你白干，你只要答应，车马费用方面就好说。”

“谁是你的委托人？”李伟安静地听完郭伟刚的叙述，好像根本没往心里去，完全看不出他是怎么想的。郭伟刚摇了摇头，神秘兮兮地笑了笑：“这个保密。”

“哦，那我的回答也保密。”李伟说着滑开手机看朋友圈，不再看他们二人一眼。急得郭伟刚一把抢过他的手机，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你真想知道？”

“谁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估计也是。”郭伟刚的话好像没有让李伟显然多惊讶，他只是慢悠悠地把目光移到孙诤身上，似乎还想再确认一下，“你真想调查你的父亲？”

“对。”孙吟斩钉截铁地点了点头，“我父亲不是自杀，我想你帮我彻彻底底地弄清楚他到底和那三个人有什么猫儿腻，他本人又被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组织？”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多年来我爸一直非常神秘，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只有你自己？”

“应该是吧，以前的事也许我亲妈知道一点儿，但我和她很少见面；继母这块儿估计和我也差不多。”孙吟猜李伟一定能从自己的回答中品味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譬如她担心父亲孙杲霖恐怕是卷入了什么地下组织，这才是她不敢和警察和盘托出的真正原因。想到这儿，孙吟又怕李伟误会，遂补充道：“我五岁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继母是我爸一年后找的。你们放心，如果你真查出他做了什么非法的勾当，我一定会向警方交代的，这里有郭警官做证。”说到这儿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只是在这之前我想自己先弄清楚，也希望继母能少受点儿打击。”

“你和你继母关系还不错嘛。”李伟说着点了点头，凭他的聪明此刻想必已经心里有数了。孙吟和郭伟刚一时间都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平静的面孔上，孙吟甚至觉得他应该马上会提出去案发现场的要求。

可李伟的回答却完全出乎两个人的意料：“小郭啊，这事我干不了，你找别的人吧。”说完话他好像害怕郭伟刚会继续苦劝，竟站起身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茫茫人群中。

### 3

接到郭伟刚电话的时候，成小华开始都没想起来这个人是谁。好在电话里一番来往客套，那个身形壮硕的汉子形象逐渐在她脑海中清晰起来。



只是对方提出的见面要求让成小华颇为踌躇，好半天才勉强答应。

他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呢？说起来，这个郭伟刚不过是她前夫刘厉的同事，虽然也算得上是半个朋友，但他们至多只是在酒桌上见过几次而已。不过对方的邀请倒挺真挚，也让成小华不好拒绝，她看看时间已近上午十一点，离约定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

“小华，你要出去啊？”厨房里忙活的奶奶见成小华在自己的屋里找衣服，就知道她中午饭八成是不在家吃了。成小华从衣柜里取了几件衣服，但试过之后感觉都不太满意，正准备再找找就听见奶奶喊她，她忙跑过去告诉奶奶，自己一会儿有事，便接着又回到自己的屋子找衣服、化妆，准备出门。厨房里奶奶絮絮叨叨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不在家待着，这么热干什么去啊？记得带上伞，保不齐下雨。”

“我车上有伞，奶奶您就别操心了。”成小华换上一套素淡的衣裙，提了包下楼找到自己的“晶锐”小车，倒车的时候还差点儿撞到垃圾箱上，好在有惊无险。待她赶到察哈尔大厦中餐厅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十一点半，分秒不差。

“小华，我们在这儿呢！”郭伟刚守着大厅把门的位置，见到成小华远远地就招手大喊起来。

成小华朝他们走过去。数年未见，郭伟刚这家伙好像又胖了一圈，除此外倒没什么其他变化，嘴还是又贫又滑。郭伟刚身边的女孩儿，成小华没见过，看年纪比自己小几岁，二十四五总是有的吧？她穿着一身素装，虽然仅是略施粉黛却也难掩可餐秀色，着实是个美女。只是容颜中颇为憔悴，略肿胀的双眼亦是睡眠不足的有力证据。

“我来晚了吧？”成小华微笑着在郭伟刚的对面坐下，冲着他身边的女孩儿点了点头。郭伟刚忙介绍说这位叫孙吟的女孩儿是他的朋友。刚说到这儿，孙吟就变魔术般地从身边的空椅子上提过一个精美漂亮的红色手提袋，里面好像装了两个大纸盒，显得鼓鼓囊囊的。

“我前几天去澳洲旅游，买了点儿新西兰当地产的蜂蜜。听郭伟刚说